

石
民
四
十
集

石民四十集目錄

卷第七十一

上鄒南臯比部書一

庚申

上鄒南臯少宰書二

辛酉

上鄒南臯總憲書三

壬戌

與友人論謚典書

壬戌

上涂涇源本兵書

辛酉

卷第七十一目錄

終

石民四十集卷之七十一

防風茅元儀止生著

書

十四

上鄒南臯比部書一

庚申

元儀跼伏三吳姓名未達於左右往者致訊亡友鄒子尹荷蒙先生召其將命者諄諭獎俗淡與其進自念薄修何以當大賢之顧盼今歲將過吊子尹因走謁先生而以偶輯武備志未竣

未遑也頃聞新政煥然老成晉起天下之民方
在倒懸喁喁望治不能晷刻之需然望治之機
唯在先生一出先生龍隱三十歲旋轉之功在
於呼吸何待末學妄喙然古之賢者每不能自
忘其是雖卓然垂于萬禩而恢宏少損終爲後
人權輿儀竊不願先生有此也況今者治亂之
關唯在紀綱之振不振欲振紀綱而使持紀綱
之人終冒天下之大戮非所以風示來者也今

之紀綱弛于江陵罷政以後則江陵柄政之日
雖以刑名切天下然整齊之功不可不論也夫
以先帝臨御之久宜天下畏懼而紀綱反弛
方先帝之踐祚猶在冲年而紀綱反振兩者
相較天下其知也若其生平先生大疏所云才
雖可爲學術則偏志雖欲爲自用太甚卽起江
陵于九原能不心折逮其晚節激而愈厲驕而
生汰衣紫行禮科名自私更有甚于先生所言

者然此江陵之私過而朝廷賞罰之典不可因是而衡也何也賞罰者固所以旌善抑不肖亦所以獎來懲後也故古之將相跼蹐不羈負當世之詬者不知其幾而明王不薄其賞君子不盡斥其非亦所以錄其志而憫其功也若幾微義理之間聖人斧鉞所必及此固維持名教之責而于斯實並行而不悖也故當江陵不奔喪之日天下靡靡請畱若非先生之昌言則天下

父母之倫遂絕及江陵旣得罪以後朝廷紀綱
日廢若非褒錄其遺功則天下任事之心皆灰
今先生此出必能以仁義爲治以格心爲要以
不言而化爲功有過于江陵操切綜核萬萬者
然爲政大端必有先務三代損益因乎其時今
日爲治苟不先振紀綱而欲臻上理雖聖人有
所不能也儀雖淺薄知先生舍此無他術矣江
陵操切綜核雖未免剝削元氣然于紀綱之際

不可謂之不振今欲振紀綱而不先錄曾振紀
綱之人使天下之士明知先生之風古而猶恐
先生持管日之獨是旣非所以鼓天下之機又
非所以示天下以大也且徐文貞能以 肅皇
缺政盡反於末命旣善成 肅皇之美又善啟
穆皇之孝今江陵骨已銷塵所望于朝廷者不
過還其爵謚以彰一代君臣之體此斷當自遺
詔發之而當事不及豈識有所未逮歟亦或以

將用先生恐拂先生之意而有所未可歟往見
先帝之時士大夫亦有爲江陵暴白者今新政
之日反無敢言此何故也當事者急欲先生之
出故不敢異同于先生然其心固可取若言事
者則可異焉先生于震蕩危虞之日不憚九死
一生慨然言之而無忌今實有所見以恐拂先
生之意隱忍不敢言豈先生以身率人之意乎
今先生得行其道後進之慕先生者亦必有其

人先生進國門之日而不嘗言此事使天下之
人心久鬱而不暢則先生懸車之後恐亦有言
之者何不廓然無我成天下之至公以見大賢
作用遠出漢宋諸儒之上哉儀之生在江陵旣
沒十餘年之後非與有連儀之志行自有本末
非學其學而慕其人但度當世之急務在于補
偏救弊則此着非特示中正之規亦所以表風
趨之的且蕩蕩平平歸于皇極欲使千載以後

以先生爲持論之規軌則誠所日夜引頸者也
故不自揣量仰干記曹無任惶慄

上鄒南臯少宰書二

不肖造別之日正先生特膺 帝簡之時故沃
教如此其深且至而終無繇致欸欸之私耿耿
可知也唯是儀竊聞之直其道者終不屈全其
交者終不諛望其遠者忘其賸語其至者忘其
切此儀終不能無所言于左右也往者先生之

于儀未嘗有半面之識而儀徒以先生之殷殷
注望于儀也故感曠世之知而于先生之將出
山也惓惓望先生爲江陵復爵謚以成大君子
光明無我之舉動爲國家明賞功勸勞之典以
振此滅法亂紀之風俗先生茹之而未見其行
也然所以慰藉虛懷令儀言所欲言者甚殷且
篤故秋初至長安卽欲趨謁而微聞洪大理欲
出江陵故僕游七嶽而先生力阻之大理君子

也豈惜一奴哉其亦欲風勵今之受顧命者歟
聞先生力阻之然則儀之言不足採于先生也
明矣故逡巡不敢見繼而思之錮七于獄者明
江陵之罪也江陵之罪明而江陵之功始見先
生其有遐心乎故趨于典謁辱先生慰藉虛懷
者更至而因及今歲會議淮撫之事存其才棄
其品此天下萬世之公儀以獻之先生先生亦
以爲然而徒以無我二字已發而不可止夫無

我之于商榷才品間其義一也而其詞太渾融則意有所未盡今其事往矣而先生今日在銓地則所以評隲人倫者不止一淮撫也而人之全瑜全瑕者亦復俱少則屏其渾融之詞而發其炯然之明于先生能無厚望乎雖然此先生之所能也唯是江陵與戚少保爲 神廟之一將一相今皆揆爲少保鳴不平其所以注意將者至矣而獨于相則不敢明知其私罪之不足

以掩大功而屈于位置之嫌避夫紛紜之口終
不敢吐一辭此事非先生言誰可言乎天啟之
初政能賞先朝之名將而不能雪先朝之
名相此二三執政之耻也而其詞發端于先生
則先生當震撼之日存人倫之幾希及湮沒之
時明國家之慶賞豈非大儒之作用而爲國家
休美盛事哉先生觀于今之託六尺之孤者而
不能忘情于江陵也不待儀辭之畢矣竊唯學

卷四十一集
問一途不貴取而貴能棄此衛武之九十而倦
倦未已者也儀此來沐先生之下交淡且篤豈
敢暱知而忘其盡言雨雪泥途卒卒奏記

上鄒南臯總憲書三

壬戌

昨歲出長安恃先生道義之知進狂瞽于左右
不蒙督過反慰諭其將命者淵宏不可測真非
人所可望也今廣寧之變奴原未抵城下似乎
天下大勢未有甚關係而江海不逞羣然欲起

今浙左之舟山將爲賊據浙右之盜敢揭榜于
郡邑通札于官長楚之蘄黃已起江右之宗人
不靖土崩瓦解恐在一朝先生持紀綱必能起
而振之元儀効死無地將徒死于盜賊之手唯
有仰屋咄咄耳茲啟敝郡許敬庵先生其道德
行業辱先生不世之如九原有知何待後學爲
之揚扼今其長君以補贈請蔭二事至京師蓋
恃先生之持紀綱必不使真儒受抑故敢乞應

得之典非如世之濫冒無耻藉新朝之渥恩媿
先人于地下者補贈自有彙典請蔭則有近日
趙文肅之故事在不肖儀後生小子敢恃而妄
言于先生亦猶許長君所恃而乞于朝者也唯
先生鑒之

與友人論謚典書

伏承嘉諭謂牛馬走當庚申秋卽言江陵宜卹
復今三計歲矣公卿間終有言之者 新天子

洞智淵察慨然下明詔還爵宅無德不報功疑
唯重兩善兼之於昭景鑠算以加矣下走舉手
爲社稷蒼生加額雖然竊有請也聞詔有之任
勞任怨功不可泯爵宅如故其議改謚大哉王
言功算大于任怨勞其萬古臣鑑歟獨于改謚
竊慙然未開伏案江陵前謚文忠考之謚法危
身奉上曰忠當江陵之時主上富于春秋齡
甫以十數兩宮並峙四夷多故民玩于法吏

侵其上苟非江陵忘身殉法振圯扶顛明畫一
以繩貴剔幽微以揚陋以不可犯之色震近倖
以不可解之誠動 慈宮未有能濟者也然茲
數者危乎否乎又考本朝輔臣謚文忠者有三
一曰曹公鼐以死殉也一曰楊公廷和以定策
且直諍也一曰張公璁以遇 主知佐中興也
然試與相披襟正策而論之如曹公者不辱其
身耳其猷爲大節能如江陵萬一乎唯新都之

功在武肅之間其居攝之一月乃江陵之
十年也然持之十年守之一月難易亦未可量
也永嘉以庶僚受主眷驅貪逐穢明法布紀
身死之日家無中人之產近世以來稱賢佐焉
然當是時肅皇已邃學英斷智在羣臣之上
夾而行其欲如以水佐權方之神廟之初一
有舉動天下之人皆指相以臣御臣較之君其
難易不萬萬哉考之謚法則如彼稽之近事則

如此而江陵者獨不可文忠之謚後之太常欲
得一踰江陵者以當之不亦難哉任勞任怨而
不謂之危身奉上智者所不識也其言並行而
不悖將無謚法未湊考歟今之代言君子束髮
趨朝孰不願忠于其君卽志之不遂功之不就
而可自靖于先王者唯此懷也絜古度今當有
處矣足下習于當事幸從容進此言若牛馬走
抗辭取戾者數矣不敢復以累先正惟足下裁

察幸甚

上徐涇源本兵書

辛酉

儀乃先生之年家子也先人又附西臺之末稱
好非一日乃以疎落不自振之身未嘗敢通於
左右頃晤先生之門人劉叔夏欲附一言而其
家僮不能待不旬日間而遼事至此矣遼之有
今日固已早知之矣當已未夏秋之間已度其
必出此此時若長驅入關則神祖之威靈猶

足以振壓人心國家之物力猶足以支持破壞
天不祚明使其稽延兩載構少主之當陽乘
天下之疲困至于今日雖有智者亦撫心而歎
也今日始召先生于田間以先生之忠義激烈
如汾陽之聞命卽赴茲其時矣然一局全敗從
何着起守者地利不如人和山海一關卽屯兵
十萬而人心潰亂斷斷不能守卽依勢阨險支
撐旬日而彼亦可問道犯薊門矣今奴之僭道

于三衛不唯賄可以要之卽勢亦可以挾之此時鋒鏑滿都城恐無李綱者以爲之守也卽先生已入中樞不下李綱而今日之人心較宋末之人其潰亂更不啻十倍六龍未飛而從與之者必在士大夫欲如宋之臣僚諸生六軍耆老叩留靖康君者何可得耶然則此時將如宗澤爲留守乎恐太勢無復可支簪金兵暫迴而澤始收拾今以方銳之氣當我初潰之心恐澤

所未易爲也然則先生亦徒以一死殉國乎此亦不得已之下策而非所望于經綸天下者也先生以儀言爲不當則置之可也苟有萬一之或然則豈可無說而處于此儀有所欲言而未敢盡者先生必籌之熟矣儀雖書生然上不敢負世恩下不敢負所學七尺許國已有年矣弗憚披心臨楮而敘之

石民四十集卷之七十一終

石民四十集目錄

卷第七十二

寄李嵩毓中丞書一

辛巳

寄李嵩毓中丞書二

壬戌

寄李嵩毓中丞書三

壬戌

寄李嵩毓少司農書四

壬戌

與岳石梁大叅書一

壬戌

寄岳石梁大叅書二

壬戌

報岳石梁中丞書三

癸亥

卷第七十二目錄

石民四十集卷之七十二

防風茅元儀止生著

書十五

寄李嵩毓中丞書一

辛酉

不肖儀書生耳何敢妄言天下事其收輯遺編
蒐羅殘版以成此志者聊以備兵家之掌故傳
先人之絕學耳乃蒙明公薦之於朝若可以救
柔靡之宿習振荒落之末風備無日之緩急者

儀服之而慚念之而惕惴乎其無以當也然而
知明公之意遠矣今天子宵旰而二三執事
所以深維遠圖稱中興之盛旨若有所歉焉於
東事則言戰言守而終無保任文帥之人於西
事則言鎮言靜而終無能銷弭大憂之策管召
公之爲政也日闢國百里而今之二三執事自
拜命以來拱手而授人數千里之疆此明公之
所以心傷而欲因言以考人因人以責事存域

外之觀收真實之效以報 明天子之雅望耳
然而儀非其人也但其志意迂疎必不肯使忠
義男子出於他人之門勲名大業讓於他人之
手自束髮以來薄操微植竟隨秋草以露零故
庶幾假纖末之權聽龔瞽之策附青雲而聲施
此日不能偕片晷之娛夕不能安交睫之適屏
慾絕嗜矯情任算而不敢忘焉者也幸而遇明
公其人使東西之事屬之明公策駑馬褭羸糧

萬里而相從矣若猶未也則請爲明公權其緩
急今虜之氛雖惡然我之犁庭掃穴固難而彼
之破關長入亦不易其不易者非我之兵力能
制其死命而彼之內患未寧從古夷狄不除其
反顧之慮而敢深入蹂踐其不敗亾者未之有
也故度其事亦必兩三年之內方得爲所欲爲
若西事則不然其動者雖一齒而諸齒之欲動
無不淬刃彀弦以待且蜀一去而滇黔絕秦楚

俱震蕪黃荆襄之盜上可以應秦中之姦犯中
州之心腹下可以順流而抵舊京合江海之大
盜蹂江浙之區此其病在心腹非特胸背之毒
也急勦此賊庶幾可以安中原而定亂心奴之
所忌者川蜀之兵我得志於蜀則其先聲已可
奪奴之膽矣然後移師以聲討雖廣寧已去山
海已封而儀自度其聲力足以滅此醜而朝食
然則蜀之事豈易言乎及今而圖之猶可計也

張制臺旣與明公有衣鉢之雅幸爲早計之俟
二事之稍定明公當明農於野不肖雖操薄植
微於諸家著述之槩字學淵源之微亦嘗奉教
於君子矣操不律弄隄靡以從明公游不亦樂
乎

寄李嵩毓中丞書二

士戊

元儀謹啟前此涿鹿曾奏記左右想塵清覽不
肖流寓舊京十餘歲矣北山山下有故廬一區

未爲風雨所圯仰藉餘蔭老母健飯感念恩私
唯有流涕竊唯古之士大夫半繇薦引而登仕
版故於所薦舉之人曰府主曰座主今重科舉
故罷貳縣令以下於所薦舉者曰薦主其名雖
異而其執門生故吏之禮則古今如一儀伏在
草莽而明公薦之於朝欲使之任東事致以來
當事者之嘒嘒而不顧則儀於明公不特舉主
而且座主其執門生之禮於左右固其分也然

而未敢也儀之身尚伏在草莽恐以負明公之知庶幾一日得執鞭弭以從事則其服勤至死稟之聖訓有先無後庶幾稱塞萬一此儀躊躇不敢之苦心而或爲明公所鑒亮者也

寄李嵩毓中丞書三

上戊

語云士爲知己死死亦何容易言哉士苟卓然自立則同風之士靡不影響前進汲其階同儕推其業後輩邇其風所知其寧一人獲云死耶

彼之裂胸抉面辱身棄親而不顧者彼固有所
自感於懷也介紹不必宣毀譽不能搖踈親不
可間因其言知其爲因其不言度其所至此豪
傑之士嘗有終其身而不遇其人者焉得不爲
之死耶若庸劣如儀而顧乃得之於明公儀亦
受教於君子矣亦稟血氣於所生矣敢蒙惻焉
如草木哉然而銘於心者不敢向明公言也明
公無仇之可報無事之不遂無胸臆之難剖儀

何所効其一死唯有斫胸塗膽立不世之功名
以昭明公知人之明而已而又不使之操戈執
戟於行伍之內儀頗涉百家之學終其身爲逸
民其著述亦可以庶幾千古其吟咏誦讀亦可
以送日自娛唯每一念及非効命疆場無以報
明公之知則中夜而起當食而廢者數矣明公
終何以成其志使一見其胸懷得自効萬一以
報明公不世之知哉

寄李嵩毓少司農書四

壬戌

前肅一言上竇記曹計日度郵當已徹明覽元
儀雖困伏草莽然於宗周之慮未嘗不一日而
九迴腸也忽見樞相出塞之疏不覺舉手加額
爲宗社慶今日之成敗利鈍雖不可知而天下
有大勢無拱手讓人之情理臣子有大義無悠
游待斃之分誼此稍讀書知道理者皆能決之
况於元老鉅公乎舟之遭石尤碎可立待長年

三老愛其尺寸之力則理所不出也父母疾必不可起謝巫絕醫嬉笑以視屬纊豈人情哉元儀今日辱孫藍翁之知己擬授副將使護畱部竊不自安請効死前行以爲天下壯士勸仰唯明公申元儀之志以申天下之氣以自安其篤師人子之情元儀敢不少効尺寸以使知己得國士以報朝廷乎臨箋不勝仰亟

與岳石梁大叅書一

壬戌

昨讀大疏知廁名簡末不祥名字何足以玷壇
上數語茅廬片言媿死恐死然幸辱知己古人
有一言而許身况違衆觸忌不避親嫌加以品
目告之 天子苟於此日不用其言烏乎用其
言言之無當不足計也昨賓客匆遽不能一語
今請畢之永平設鎮奉有朝旨而逡巡未決者
正以待旌旄之到耳今日職事守燕建二路二
路之無可爲不待言也守二路終非明公之職

事亦不必言也則請言其大者大者則專任明公以守關然守關者亦難言矣關橫亘十有六里其分爲三門而胡騎直衝可以並轡而驅者七萬餘騎世以山海爲天地之險而不知於山之盡海之餘曠算甚焉則難爲守卽守關矣而全薊要衝爲石門牆子嶺等三十六處一處入則關無所用其守至一片石者在關之肘腋從而入甚易度夏甚近而大水峪石塘嶺去京師

不百里又不待言矣是難爲守使守關者不總
全薊之事則雖有豪傑無所用其長今以經略
主關而以總督主薊是朝廷尚且分責而欲舉
二者之權一日而授之一人非有大力遠識者
爲之主持不能也今旌旄至彼名實茂著權不
患其不日重位不患其不日尊而機樞窾要之
際不能不爲明公低回三慮也故專任以三路
之事則其事不可辦不可辦則無可用其言若

專任以關薊之事則其事易辦易辦則無所用
其言使權於兩者之間而於永平設鎮任明公
以後勁使其分守關隘而聲援山海則其事最
難然不可無說以處此矣夫所謂設鎮必憑地
險今永平去塞口不五十里而城不據要勢不
可守卽固守一城使虜循山而西城守之師不
能加其一簇使創立車營當戰於關外苟虜一
入關瀰漫不支車無所憑不能盡其力其法當

設險以爲車之憑此吳璘之急修殺金平第三
隘也此險當設於申河申河去山不三十里去
海不十五里使於此設城則石門一片石之衝
皆在城外守關之師卽欲內潰而後有巖關示
以必不得入則負隅之勢亦可戮力一戰此不
得已之謀求而庶幾於永撫之職事者也若欲
畫地而守出永平一步不可則永平亦可設城
其長可一百五十里以較秦趙之長城尚不能

百一今樞總之議皆欲設重關三四於山海之外夫如此則夾城也其費可以遠築夾城之勢短一潰卽俱潰雖十重無益也王公設險其來遠矣然今日之大敝在於人心不固人心不固在於士不用命士不用命在於賞罰不嚴器甲不具分合無法而區區徒恃一城不可爲也然議者紛紛欲於關外築關而於關內設鎮關不足以益險而鎮又無險可憑權於二者之間則

姑爲此謀而實不足以博達人一喙也至於車
之制度謀之熟矣古之奇智不足以勝之苟有
心計之士明公肯假以專權則制辦演習咄嗟
可辦而今未敢深言也非不敢言言而不試幾
如兒戲夫人不言故言必有中聞之先聖矣惟
明公裁擇主臣

寄岳石梁大叅書二

壬戌

不肖之受知於明公豈非夢寐不及之事哉世

講葭莩之末雖久且近然而平生過從一兩面耳乃卽揚之明廷雖言不售而儀之僭餘光者遠矣自吳關分袂聞於齊魯之間頗有戒心竊悔咎執硜硜之節不得同知已於患難未能明難進易退之義而先違見危授命之教撫躬懷慙何可言喻道路所傳言如蜩起及得樞相之疏始快然於懷往在舟次謂兩公之議論必合肝膽必照區區門戶不足以撼其大事之懷此

言庶不謬矣然渝關節鉞不以見屬而以京卿
爲後勁豈有深意耶元儀棲遲吳會之間已卜
包山之業謬爲南中當事所強欲使以副將將
新兵護畱京嗟乎儀一稍讀書工文事之書生
一旦使之兜牟而裨褱豈不挫英雄而灰志士
乎然儀不敢受亦不敢辭不敢辭者恐譏處士
盜虛名坐作聲價負名流之引拔不敢受者江
南雖多故尚未潰敗決裂丈夫裂冠毀冕則冒

前登入虎穴功成則封侯不成則廟食耳豈能
向福地貴人周旋唯諾耶且知已以三十年甲
第官不配德猶身在危邊而始進之士反居重
裊累幄之內此志士之寧死而不爲者也今恢
復之議旣決則逃將必當一洗晦色開而天地
霽鼙鼓震而怯夫奮儀寧披堅執銳爲明公前
驅耳凡在軍旅皆將也但文銜則便於身耳使
以盤旋帷幄之內坐觀成敗實所不能一軍之

文帥亦必高科之資格居之雖無赧容而世眼
短淺且旣爲前驅無擇利害卽使兜牟稱襦亦
甘如飴矣年來敗將孰非邀進秩而始出關者
儀願一洗此弊先自儀始副將雖卑然此中旣
有成論則移安爲危移易爲難卽中朝貴人亦
或見亮屏之四裔以禦魑魅儀之罰亦止矣如
以爲功名之會不肯相假則請以封侯之業讓
言者自往此亦可明目張膽而與言也况儀受

謗之繇枉於天心不昧違衆而言江夏之逆非
關地里之近相遭而陷烏程之黨言必有根事
亦有據元儀亦陳東歐陽澈之流不畏廟堂六
賊者也樞相亦能知儀者今年福清書來謂高
陽欲用子而恐不滿子之意不肖漫應之曰欲
滿儀之意則高陽之鼎第福清之庶常皆儀所
能自了不藉二公也今肯爲一弁且不望大將
不望府銜尚猶過耶元儀雖至愚豈不知副將

之不可爲但欲索一善死地耳吳中高士求死
不得豈此之謂耶凡赴關之人孰不辭丘墓別
妻子儀雖無妻子而老母在堂幼弟未立顧瞻
丙舍迴視墓田傷心斷腸誰可告語然而爲此
言者實以世服國恩耻大難而不與士勤明詔
當一死以酬知耳今天下士大夫縮頭戰色不
肯爲之事儀一力自擔又不高售遠索以使人
不可應如終不見許則非儀之罪也儀可以見

祖宗於天上見先人於九原卽耕鑿空山亦自
謂無負明聖儀願足矣拜諸君子之明賜矣唯
明公念之小揭上陳以便記室據揭作公移上
之樞相可一言決矣儀已移家包山著述之事
窮晝夜以料理先爲可隱以待長往南中之事
以其餘緒略爲調劑亦不改初服以負本懷稍
稍有緒足以報此中諸公之知便脫然入山可
望不可卽斷不爲江南之福將以仰負知己也

肅函上讀知死不擇旨耳主臣來客邵生者忠義男子也幸一拭目

報岳石梁中丞書三

癸亥

自違慈範日乞南還督師公堅留不放且謂之曰使子飄然不唯我不能結子之局我并不能自結其局也移之幕中甫住數日卽隨東巡還駐前屯又奉命往錦州界一按形勢單騎直入虜穴始知深淺因在荆莽之間未及帛書奉候

反荷不遺遠錫駢貺慙拜之餘殊怦怦也督師
公於此事自始徹底原難兩手共成心之所許
在於我公而機事未偶如付之他人同於一擲
眼中嘗謂儀曰我今已有緒會使付之於人終
必敗壞敗壞之日不免復來費力甚矣便當入
告 皇上身肩此擔但於用人之際不許旁鶩
必有以仰報此其素志也近日寧遠築邊一議
亦非欲割驪頭半趾守小局蓋以天下無百年

無事之日此關一立則京東增一障蔽後世必
受其利乘禍敗之時可以一創永逸若奴之情
勢已揆之極真制奴之形術已商之極熟元儀
頃和督師公詩有曰醫閭一望俱吾土長白峰
頭始凱還此固書生區區在志亦知督師公實
具此雅抱也舟師此所必資目下軍需器甲粗
備戰車續至所乏者唯此耳故督師公一疏再
疏望之甚切今還朝之日或有特疏明公先爲

區處以待其憂時盛心元儀終得奉此役可以
藉手報知遇蓋此事得就非假車必不足以濟
陸水之具不精亦不足以濟陸使稍收一臂之
助此元儀隨地自効之小忠近日募兵爲害已
甚此原募船而非募兵恐他人爲之未免有炫
耀之心且途中節制實難恐晦督師公一片盛
心元儀自揣爲此不敢負譏貽累耳督師公西
還或在月杪明公想當晤之薊永之間仰瞻不

遠尚圖先候

石民四十集卷之七十二

終

石民四十集目錄

卷第七十三

報馮煦水侍御書一

壬戌

寄馮煦水侍御書二

甲子

與吳北陽侍御書一

辛酉

與吳北陽侍御書二

壬戌

寄吳北陽廷尉書三

甲子

報羅澹妍明府書

壬戌

卷第七十三目錄終

石民四十集卷之七十三

防風茅元儀止生著

書十六

報馮煦水侍御書一

壬戌

元儀一妄男子耳少而孤不能俛仰人世遂屏棄人事爲迂闊之學長而通於舉業妄竊時名謂人間一第抬手可得恐一日附名兩榜得一官半職自竭其生平之愚遂不得竟生平之學

故不以升沉顯晦爲感而一意於著述庶幾業
之不就或冀其言之傳也今所刻武備志者乃
其十數家之一也東事急天下之言兵者蝟如
也而皆無原本故闢捷巧辯之士每以欺大人
君子而大人君子生平不習其學嘗爲所欺欺
而敗則厭棄之以爲天下人皆不足與也而懷
用之士遂藐君父而資姦雄自進自退自貴自
逃甚至懷無君之心而生卓敦之懷勢必至於

此故先刻此志以質之有道其言述而不作援
古簪以藥今人講實學以藥浮氣或可以救萬
一也而懷用之士并簡藉而不揆矣有如楚經
者其才氣似可爲也而義利之途不分驕盈之
氣自恣至鷹大寄而咆哮愈甚蓋當時在遼之
才實少出其上者故其心愈以天下士可欺也
再出之時恣肆愈甚自明公諸人得罪而去籍
口無敢言者故去年冬杪儀以藐書生拜疏論

列之知其不勝必爲陳少陽東市之行然而不
悔也適福清會議之說起銀臺遂以附會宰相
之說阻之而闕不上矣是時京塞諸公有欲用
儀爲職方郎者有欲用儀爲待詔孔目者有欲
用儀爲車營大將將薊鎮新添三萬之卒督副
將三人以出關者今其人尚在位也儀皆力辭
之非愛其身也是時用之爲職方爲大將議在
於東爲待詔爲孔目議在於西東之不可共事

不必言矣西之總督使以書生與之其肯一言
入哉儀雖不敢愛其身實不敢棄其身以博一
官也入山以來爲長往之計一意著述而南冢
宰渭南孫公不以儀不肖新添君子六千欲以
儀將之力辭不得適有妖警恐又似愛其身遂
請當前鋒正將出師而寇警緩矣今已奉劄蒞
事募兵數足南司馬卽具題矣儀適有先慈之
變雖在軍旅然本儒生安能爲吳起之事方斬

焉衰經之中而鼎函遽使至矣儀本妄男子以
迂闊之學辱諸公之薦天子過聽而允用者
九矣然實自度無以當也故卽南中之命亦與
約曰使妖平則以此兵佐淦關苟欲爲坐守計
雖通侯之爵不敢受也况於副將乎侯募兵足
卽脫身空山耳今司馬雖許以其兵佐關上而
司餉者議論未合故乞其緩題者正以兵不出
關則儀當歸山耳今如明公者元儀所望以古

之人而不敢一當者也乃辱收之聲氣之未而
隆禮溢詞以下辟如明公之論列必使之東出
關西勦苗儀得償其素心又敢愛其身而不畢
命以報知已報知已以報朝廷乎若復顧惜其
舉業而必欲一第必欲爲顯美清要之職而自
媿其兜牟是猶愛身以愛官而非明公之知儀
儀所以受知於明公也但使者之至在仲冬之
晦元儀勉襄先慈窀穸在季冬當春初之時

可以卒哭卒哭而軍旅不避禮載之矣未卒哭而棄喪禮所未許也幸明公成其忠先以成其孝是所望於錫類之君子也雖然儀已辱明公之知矣竊有請焉不亦可乎明公旣已知儀矣儀之所以爲儀者盡具於此書矣明公先疏聞其志意使儀之辭南司馬也有名不更善乎此非儀所當請於明公然昌黎有言唯其爲可言於執事惟執事而後可於言也主臣

寄馮煦水太僕書二

甲子

元儀受明公不世之知抵長安懇辭一官恐以
騙官之名仰累明公知人之明也溫綸不允終
以白衣赴邊繼蒙樞相爲題贊畫然終薛服從
軍又將期矣去年於役關外極東潰以來人跡
未到之地所以覘逆虜情形甚悉出入虎穴幾
於先王楹而斃然不敢愛其死者恐以縮朒之
名仰累明公知人之明也蒙樞相持達之知披

肝剖胸忠義之懷真泣鬼神動天地而無奈議
論紛於上觀望起於下故儀不敢避忌而以身
當萬死今之欲撼邊事者且以聽說客之言播
滿人口矣天不欲平治天下亦至於此儀復有
死所乎儀以此名而死可以從岳武穆諸公於
地下以仰報明公但儀以募船之役遣往江南
不得已之故詳小揭中容儀了畢此事必能不
洗前人之弊且分外擲節以仰裨公家萬一但

恐殺武穆者必以算須有先授指於江南北當事使未得就而陰加以必死之罪耳天乎又何言

與吳北陽侍御書一

辛酉

不肖儀好氣服奇侈談騎射五兵之用仰觀輟夜不休望氣所異不遠數千里跡其故養繇基徐洪客之流食滿座子桓之手搏孟德之舞擲日津津不休愛我者戒之薄我者指之而楚之

友未有非之者此書之成乃嘗行於楚而得寓
目於明公及明公至長安不肖儀無半面之識
一人之先容而卽辱明公左顧而惠臨之猶以
爲撫歎之槩略而忽見啟事憂來事之難寧知
當局者之不足以辦而謂必其人如某某者一
出之可以救寧乃指不三屈而卽及於不肖儀
儀之好氣服奇雖不詭於大道然蘊藉亦有涯
矣何足以當之而死雖然士激於所知使終始

之有成於楚也鄼侯不贊漢王以東面之事責之於信信亦有淮陰之鈎竿聊以自娛何必強與人家國事犯背水之危趣下齊之捷嚙指忍死於井陘狹道之間至於長信之會以其身爲顯戮而終不尤恨於鄼侯何也鄼侯之知之者深也今明公之所以知儀者不淺矣而縣官之於明公尚未能如漢王之於鄼侯也儀安得冒干進之嫌留連而不引去去而不速速而至卽

一面辭知己而不可待耶然釣竿有緣終忘情
於斯世而不能忘感於明公此今日之雖困頓
於車塵馬足之間而不敢不畱一言以寄謝也
唯是儀身隱矣而東事之憂終大儀世荷國恩
者也於義不能忘豈唯不能忘東事而且憂西
事之日蔓也主東事者一疎略男子耳而揆樞
之地皆倚以爲長城徒知楚之不張而不知齊
之不競一旦齊楚盡而兩男子者一身死耳其

如國何然其心力固無能奪也卽用一人焉與
之共事而薰蕕不同器鋼鉛不同鑄無能爲也
庶幾得一人焉贊西征之事使蜀寇速撲而秦
楚之內禍不生移其威以東向而奏救寧之績
以無負明公之蓋志此儀所身雖隱而不能不
望於明公者也臨書惘然

與吳北陽侍御書二

壬戌

元儀謹啟古人以知我之感比於生我每披卷

及之以爲一時感激之言耳今觀之殆未爲過也元儀一妄男子徒以韓小國也張開成父子祖孫皆庸人也畱侯猶不忍見社稷之亾滅祖父輔相之勞必欲一報之當沙中一擊時豈復望爲帝者師哉况元儀之祖父位雖不及上大

夫而世以文章勲業爲大國望族今社稷之危有若累卵使四海騷動若元儀輩者豈能食人之食哉故姑致其螳臂之力亦庶幾沙中一擊

也報 王有懷酬恩無地長鉞將歸風塵滿目
而明公獨於不識面之中物色其人辱先左顧
語不終席而薦剡已登矣且以犁庭掃穴逆照
數計非逃撫之所可爲而欲屬之妄男子元儀
何人仰累知人之鑒亦至於此然竊思之當是
時王撫懷於外樞揆之地莫敢搖之耳使從明
公之言早召之還則元儀亦可出也出則雖以
渺書生從太將之旗鼓可斷不使廣寧復失淪

關震驚六宮有遠狩之心百官懷鼠竄之慮也
元儀知樞揆之不能任故力辭而歸并造別未
及面其不能待者正以不可則止而濡遲是自
媒也故寧負疎節於公門而終不敢以辱身累
公門也自廣寧一破臺省大僚又踵明公之言
交章屢奏致厯明旨促部速用兵垣抄叅令加
禮聘使者抱檄而南履鐸於道元儀力辭而不
敢應何也當是時人以奴旦夕入關故不遠數

千里而召一渺書生耳迨其至彼而已知奴之
伎倆必無所用之大敗之餘恢復之策必莫肯
建不言恢復而欲使壯夫屈晉以從軍所不能
也故逡巡不敢應而妖賊已四起矣渭南孫公
掌南樞事爲畱都之計欲集君子六千使儀以
副戎之銜爲大將將其軍其聘劄之辭甚懇今
渭南雖去而後之當事踵其說使者督郡邑郡
邑相督促無虛日蓬筦之下正驚羔鴈之盈辭

命不允幾作踰垣之避矣儀豈敢辜先輩之盛
心哉以妖賊正急時儀請當前鋒而諸公靳兵
不發及妖賊將靖而欲用一將坐鎮華縉之地
張虛聲而靡國儲此非渭南之心儀年未三十
筆不秃研田不荒取人間科第亦本分內事止
以國家之急故不復顧其身而欲使之爲太平
將豈素心乎旌節在淮揚正欲走候而徵書已
下今欲走三楚叩玄亭一申謝悃又方有辟命

正在遜辭未可遠出敢專一介先申悃款國士
之知自當爲國士之報區區言感言謝俱非儀
所敢聞於明公者也主臣

與吳北陽廷尉書三

甲子

元儀年纔三十筆尚未禿長鎗大戟雖不見信
於世人縈繡雕虫或可無慚於已乃捐身絕塞
九死不顧者以不敢負國恩負知己耳今以非
文非武非進非退之身處不戰不守不勝不敗

之地如此似用不用似信不信之人何能見尺
寸於天下耶行出關矣仰長安愈如天上知己
如公終始何以援之

報羅澹妍明府書

壬戌

嗟乎羅先生已爲兩榜人宰劇縣天曹言路在
眉睫間今人之事縣令勝於事父母今人之畏
臺省勝於畏君王兩榜人之自負十四篇文字
忘其披髮赤脚唯恐不得之心而護愛之如秘

錄天書又安得有羅先生者獨知有茅郎惠之
齒牙哉元儀十三應秋試幾得而詭失之僕僕
於此十七年餘向之同爲披髮赤脚之人有踰
卿歷公者常睨而視之居然別一天不覺其啞
然失笑也俯而思之我十七年之僕僕不得者
而彼已得之其宜敬畏如何又逡巡不敢通一
語此所以與平生故人亦疎闊不自意有不識
面之羅先生惠之齒牙也雖然羅先生不知耳

儀已非名場中人矣 神廟御曆五十年天權
不明者三十載而郎星當之今其光耀移於他
宿郎且有災使人享其盛我承其危專愚之子
不至於此故元儀禿其筆鑱其研荒兩年之耕
而置豐歉於度外良有以也然官不可爲耳自
開國以來寒宗世爲湖之望族先始祖棄藩鎮
而隱故子若孫俱以隱自矜至先大父而一變
其志業稱海內文獻亦六世百年矣祖父而下

登華省者非一人羣從相聚笏亦幾滿牀晁不
肖如元儀蒙特眷之詔蓋九下矣官雖不爲而
此恩可不報乎士有償一飯之德酬一言之知
殺其身而不顧者况如儀家殊恩異數弈世累
葉畱侯祖父五世相韓身一布衣耳元儀豈爲
身少一第遂得非晉處士乎士患不肯報恩耳
肯報則楚王食馬之士晉卿桑下之餓夫皆可
以自見豈如儀者遂不逮之乎今之談兵者非

坎輻不能達卽窮愁無以聊若儀年未三十人
間科第度非分外事真可已而不自已者方自
嘆其愚又有如羅先生者處今日之地正人閉
口箝舌唯恐不遠之日而亦有遐心焉足下豈
今之天曹言路哉然天曹言路以人而輕亦可
以人而重使君之爲此也在睫下矣爲之而使
之重非使君安望哉元儀加土木以文繡方懼
其蹶也無殺身之地附青雲而聲施於明公有

厚望焉於次公之便率率附此拙刻簡帙重大
者不敢累行李一二小著述聊以見梗槩可也
狂書生祇有不怕死三字千言萬語不能加毫
忽必爲明公看破大咲而擲敢先自拈出合併
何時臨書耿耿

石民四十集卷之七十三

終